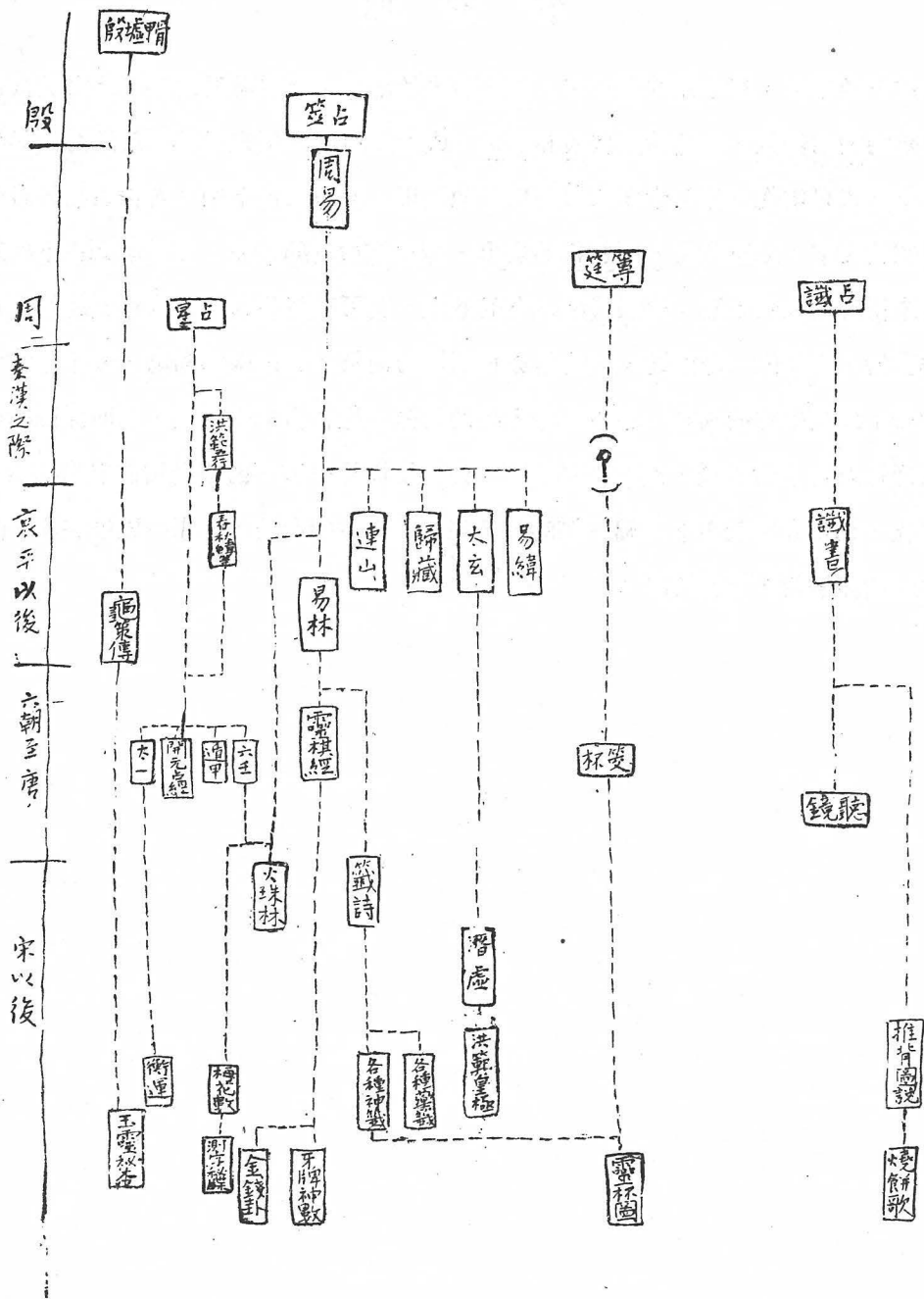


占 卜 的 源 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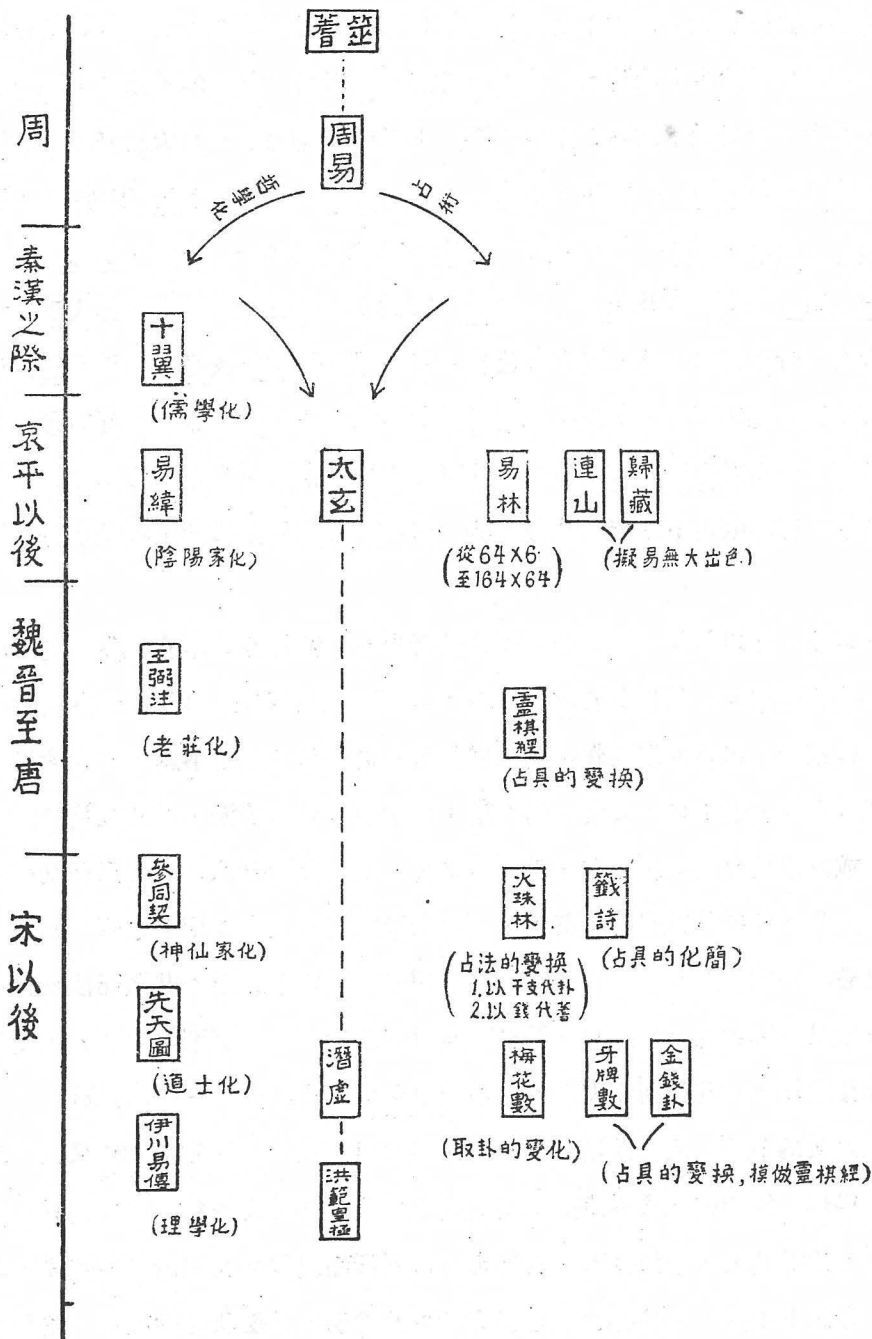
容 肇 祖

占卜的事情，在中國起源很早。秦漢以來的傳說，每每將易的卦畫歸之於伏羲。又後來的連山歸藏，竟託始於伏羲和黃帝，或較明白的，則以爲是夏殷的易。傳說無徵，當然未可信從。近二十年來殷墟甲骨的發現，而後談占卜的，乃得實物的證明。我們據其文字，以證古史，而殷代的史事，乃得有切實的記錄。至於說到占卜的起源，雖未得直窮他的本始，而殷代的占卜的狀況，已可瞭然明白。向來最糾紛的，最不易解決的，周易的一箇問題，到此當亦可以迎刃而解。蓋占術的周易，既不是古帝王的神奇；而哲學化的周易，也不過是多生的枝節。從古占卜的研究，以明探他的起源，又從近今占卜的流變，以尋他的支裔，就知道周易一書，祇不過用古聖人的名號作了包皮，也都和別的占卜書屬一例的呵！現在說占卜的源流，簡單一點的說明，略如下表。辨證解說，下當更詳。

占卜源流表



周易演變表



一. 從殷墟甲骨考證出古代占卜的實況

研究占卜的起源或其所發生的時代，從甲骨上徵驗，則知甲骨的占卜盛於殷朝，而不一定是起於殷朝？他的刻劃的美麗，文字的精巧，或可證爲前此有一種粗醜的或者沒有文字紀錄的時期。而占卜的年代究始自何時，實不可考。我們祇好就殷墟的實物爲限，以說甲骨的占卜的時代。案殷虛書契考釋以爲“史記殷本紀載成湯以來至於帝辛傳世三十。今見於卜辭者二十有三”。卜辭中所見的帝，有大乙（即天乙，即湯）大丁，卜丙（當即外丙），大甲，太庚，小甲，大戊，中丁，卜壬（即外壬），祖乙，祖辛，祖丁，南庚，羊甲，（即陽甲），般庚（般即古盤字），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康丁（史記譌作庚丁），武乙，文武丁（竹書作文丁史記作大丁）。文丁以後，帝乙，帝辛的名，爲卜辭中所沒有。可徵甲骨是盤庚遷亳後，至武乙徙河北前所作。因爲現今龜甲出土的地方，就是盤庚所遷的地方。盤庚確在紀元前多少年，現在頗不易考，因爲司馬遷記宣王以前，亦祇紀世代，而沒有紀年，大約當在紀元前千數百年光景。那時的占卜法究竟是怎樣的，殷虛書契考釋從實物上觀察所得，證說如下：

卜以龜，亦以獸骨。龜用腹甲而棄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獸骨用肩胛及脛骨。（脛骨皆剖而用之。）凡卜祀者用龜，卜它事皆以骨。田獵則用脛骨，其用胛骨者，則疆理征伐之事爲多。故殷墟所出，獸骨什九，龜甲什一而已。其卜法，則削治甲骨甚平滑，於此或鑿焉，或鑽焉，或既鑽更鑿焉。龜皆鑿，骨則鑽者什一二，鑿者什八九，既鑽而又鑿者二十之一耳。此即詩與禮所謂契也。（鑿跡皆橢圓，如⊙；鑽則正圓，如○；既鑽更鑿者，則外圓而內橢，如◎。大抵甲骨薄者或鑿或鑽。其鑽而復鑿者，皆厚骨不易致坼者也。）既契，乃灼於契處以致坼。灼於裏則坼見於表，先爲直坼而後出歧坼，此即所謂兆矣。（殷虛書契考釋一〇七——一〇八頁）

從上可知殷代的卜法，或鑿或鑽，而契後又用灼以求兆。殷虛書契考釋又說“不契而灼則不能得坼。既契則骨與甲薄矣，其契處刃斜入，外博而內狹，形爲橢圓，則尤薄處爲長形。灼於其上，斯沿長形而爲直坼，由直坼而出歧兆矣。於以觀吉凶，並刻辭於兆側，以記卜事焉”。（同上）這是很有徵驗的說明。又舉所見的兆形，略如下：

卜 彳 乚 乚 乚 彳 乚 乚 乚 彳 彳 彳 彳 卜

這些兆形，和周禮太卜所掌的“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卜師所掌的“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未知是否有合？然而觀兆定吉凶，自然需要着太卜或卜師的神悟了。

殷虛甲骨所記的卜辭，很是簡單。不過紀所卜的事和所卜的吉凶而止。據殷虛書契考釋所記，除斷缺不可讀的外，卜祭的三百六，卜告的十五，卜享的四，卜出入的一百二十八，卜田獵漁魚的一百三十，卜征伐的三十五，卜年的二十二，卜風雨的七十七。這八事外，尙有其他所卜的事情。我們可知那時卜的事情，以祭爲最要，因爲祭神是古代最隆重的一宗事情。其次便是田獵，其次便是出入，這都要聽從神的意旨。其次，年及風雨，這是歲時中的希望。征伐亦是重要的事情，這是不常有的，從盤庚到大丁時，祇殷虛書契考釋所記的已有三十五次，也不算少，可見征伐也都是聽候於神的意旨的了。

殷虛甲骨卜辭表吉凶及允否的意義。如祭祀，則爲亡文，亡咎，受司（羅釋爲又，卽福祐，甚確），允𠄎日，亡𠄎，其牢茲用，其牢豢茲用，犬，百牛百用，其五牢，其三牢，十羊廿牛，一月酒，二月俎，三羊三豕三犬，等。卜告的則爲今月告于南室，允之告麥，亡其告麥，等。卜享的則爲于戊申享，弗享見，其大享𠄎，等。卜出入的爲其大出五月，不允出，我不吉出，方不大出，乙巳王入于商，王步亡𠄎，步于敵亡𠄎，往來亡𠄎，往來亡𠄎在九月，亡𠄎，王步歸，毋歸，先歸九月，人歸，人不歸，等。卜田獵的爲王狩于𠄎，王步狩，往于田亡𠄎，王田往來亡𠄎，衣逐亡𠄎，王𠄎曰吉，王𠄎曰在三月，今月獲，王其往逐鹿，王不其獲鹿，允獲鹿五，羊不其得，御子漁，等。卜征伐的爲佳其弗克；往征；其伐𠄎利，不利；伐𠄎，帝不我其受又；𠄎登人三千乎，𠄎方弗受之又；今月師亡𠄎寧；師往𠄎亡𠄎；登人三千乎戰，等。卜年的爲受黍年，我不其受年，弗受之年，我受黍年三月，等。卜風雨的爲其遭大風，不遭風，大風不佳𠄎，其雨，今月其雨，雨一月，今三月帝命多雨，允雨，其雨之月允不雨，其雨在五月，其延雨，不多雨，其遭大雨，不一𠄎雨，其雨在圃漁，等。看這些卜辭，都是簡單的對事表示吉凶可否，是沒有定辭的。

二。周代的占卜——龜，筮，筵筮，及星占等。

周代承殷之後，用龜的占卜，仍是通行。春秋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這是顯然的事實。而當時另有用蓍的一種筮法，和他相副。蓍筮在殷無可考，疑當初是戎狄的占卜，到周勝殷，遂變易而興盛。“易”有更代的意義。易繫辭說道，“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或者就是起於這時？代殷而起，故又稱為周易？後來的楚，亦有一種占術，是用筵筮的，屈原離騷說道，“索瓊茅以筵筮兮，命靈氛爲予占之”。王逸注云“蘘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筮”。後漢書方術傳李賢注引楚辭注云，“筵，八段竹也”。這種卜術，是龜筮之外的一種，今未能詳，或爲近代杯珓所自起？周代龜筮並用，是可以證明的，如詩氓篇說，“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國語晉語“愛疑，決之以卜筮”。但是筮用蓍，較之鑽龜鑿龜灼龜爲簡便，故有看龜爲重於蓍的，如左傳僖四年傳說，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洪範說，

立時人作卜筮。……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而說作內吉，這是很特別的，可證古人龜筮並用時，寧舍筮而從龜的見解。曲禮及表記俱說“卜筮不相襲”。鄭玄注曲禮以爲“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齎龜策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他注表記又說，“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而案之洪範所說，恐不盡然？胡煦說道：“卜筮不相襲者，蓋以卜人筮人，各有專職，故惟卜與卜襲，筮與筮襲，而以卜襲筮，以筮襲卜，則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爲占，此則禮之所有，則龜從筮從之說也”。（卜法詳考卷二）說較可通。

周代用龜卜的事情，有可以證明他的卜法的，如詩大雅說“爰契我龜”。荀子王制篇說“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僞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爲覲）韓非子飾邪篇說“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莊子外物篇說“卜之，曰殺

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這是很明顯的，可證戰國以前龜卜的方法仍是象殷朝刻鑽的故事。周禮說的“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蕚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爇，遂歛其燠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當是周代卜法的遺說，和殷墟甲骨的遺物，可以互相證明。至於周代龜卜的辭語，詩定之方中說的“卜云‘其吉’”。“其吉’當是卜辭。韓非子的兆曰‘大吉’，‘大吉’亦是卜辭。這是卜辭中最單簡的。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說“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又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國語“晉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懼民，國移心焉’”。左傳僖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這些卜辭，雖是戰國時的傳說，可證周代的龜卜辭，已是由簡單變繁複，但是卜辭仍是沒一定的。

占筮是周代特別顯著的事情。他的方法是用蓍。易繫辭說“探賾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說卦傳說“幽贊於神明而生蓍”。鄭玄周禮注說，“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他的儀禮士冠禮注說，“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所卦者，所以畫卦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賈公彥疏說道，

易筮法，用四十九蓍，分之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十有八變而成卦是也。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

我們可藉以知周代的筮法。周代的筮辭，看左傳，國語所記，有和周易相合，亦有不相合的。周易是古代的占筮書，確無可疑。漢書藝文志說“秦燔書，而易爲卜筮之事，傳者不絕”。可證秦以前的人，都看周易作占筮書的。今將左傳國語所記和周易相合的辭，彙錄於下：

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莊公二十二年。這是合周易的觀卦六四爻詞。)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僖公二十五年。這是引大有九三爻辭。)

穆公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襄公九年。這是引隨卦辭。)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崔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娶之。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襄公二十五年。這是困六三爻辭。)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昭公五年。這是引明夷的初九爻辭。)

衛襄公夫人姜子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已夢協。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享衛國，遇屯䷂。又曰余尚立縶，遇屯之比䷇。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且其繇曰，‘利建侯’。(昭公七年。‘元亨’爲屯卦辭。‘利建侯’屯卦辭與屯初爻之詞皆同。)

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吉。……故曰‘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黃裳元吉是坤的六五爻辭。)

宋皇瑗圍鄭師，晉趙鞅卜，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帝乙之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哀公九年。泰的六五爻詞“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與這裏所說合。)

獻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

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昭公二十九年。這和周易乾卦坤卦同。）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交，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國語晉語。兩繇辭和周易屯及豫的卦辭同。）

以上十例，可證春秋時的筮占，已用周易的定辭。但是也有些占筮者，不用周易的定辭，而隨意命辭的，今將左傳，國語所記的，錄如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閔公二年。這在周易大有的六五爻辭是“厥孚交如威如，吉。”）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僖公十五年。這和周易蠱卦爻辭全沒相涉，）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脫其輶，火焚其旗，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僖公十五年。周易蠱的上六說“女承筐無實，士刳羊无血，無所利”。和這裏亦合。）

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公十六年。周易復上六爻辭爲“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國語周語。）

上舉的共五例，中間有一例辭微異而意同的。可證春秋以後的占筮，大多數都是襲用

周易的成文。間有隨意遣辭，不從周易一書，其中亦有辭異而意義相合的。又就周易相同的十例及不同的五例看，指爻變說，如說觀之否的，凡十一，單指卦名的有五。都沒有用初，二，三，四，五，上，的名稱。艮之隨稱爲艮之入的亦一見。疑筮師相傳，其法到春秋時已小有變異，不盡沿用六爻的名稱。間有卜師不依據周易的成文，疑其源亦必定有所受。這樣看來，則周易祇是占筮家的參考書，彙集古占辭而成。但是在春秋時的占筮者多本於周易，可知周易的編集，當在春秋以前。今將周易的卦辭，爻辭上所述的人名和他的故事，彙述於下：——

(一)關於殷先王王亥的故事：如“喪羊于易，无悔”。(大壯爻辭)“喪牛于易，凶”(旅爻辭。)蓋王亥遷殷，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故遊牧於有易高爽之地。奴使牛馬，以爲民用，即發見於此。有易之人，乃殺王亥，取其牛羊。天問所謂“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扈即易字之誤。考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二)關於殷高宗的故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濟爻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未濟爻辭)

(三)關於帝乙的故事：“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爻辭)“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漸爻辭)

(四)關於箕子的事：“箕子之明夷，利貞”。(明夷爻辭。)

(五)關於享岐山西山的故事：“王用享於岐山，吉，無咎”。(升爻辭。岐山爲周的發祥地。)
“王用享于西山”(隨上六爻辭)

(六)關於康侯的故事：“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晉卦辭。康侯，當即康叔，封衛侯。)

上六項是比較容易認識的，如王亥的故事，不是經王國維的發現，亦未易知其爲何。但是已知的六項中，三項是關於殷的先王。一項是關於殷末的箕子。二項是關於周初，即享岐山，錫康侯的故事。此外沒有什麼很顯著的周代的故事了。繫辭說的易之興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的時候，合之所記事跡是很對的。大約占筮的盛行及今周易之成此大體，是在殷末，故說王亥高宗，帝乙的事，層見疊出。帝乙即紂之父，其爲殷末可知。

到周初享岐山，乃用筮占。“王用享於岐山，吉無咎”“王用享于西山”的二條，明是當日筮占的事實。案殷虛卜辭卜享的有四；如下：——

甲辰卜王貞于戊申辜(卷三第二十四葉)

壬辰卜𠂔弗辜見(卷四第三十四葉)

…王其大事耑(卷四第四十二葉)

癸亥卜王方其辜大邑(卷八第二十二葉)

可證殷享必先用卜。到周改用筮，王用享於岐山等文，明是全錄筮辭的原文。由此可證在周易之先，筮辭是沒有一定。今傳本周易，和春秋以前的古本，同否雖不可知？而今本周易一書，疑最早亦不過在成，康，的時候，因所採用的故事有康侯的緣故。這時真是周代的盛時。到春秋的時候，周易一書真通行，這時的筮師，他所說有和今本周易不同的，或不願因襲，自爲筮辭，亦未可知？

周易既是周代盛時所出的一種占筮書，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計算之，說吉的爻一百二十一；說凶的爻五十二。說無咎的爻八十五。又有何咎，何其咎，匪咎的共四。說厲的爻二十六。說悔的二，有悔的四，悔亡的十八，无悔的七。說亨的三。我們現在別的不計，單計吉凶無咎三種，則吉一二一，無咎八一；凶五二；真會大約變成了吉四，無咎三，凶二的比例數目了。又經文並稱君子小人的六，單稱君子的十四，單稱小人的三。君子小人當然即貴族平民的分別，我們可見周易一書，大概是貴族階級應用的爲多。周易所占的事。大概是出入，涉大川，見大人，從王事，婚媾，田獵，訟，歲收，風雨，出征，祀享，禦寇，建侯等的事情。大約以出入，涉大川，見大人的事情爲最多。計周易利有攸往的十二，不利有攸往的二，利涉大川的九，不利涉大川的一，利見大人的七。從當日占出入的情形看，當時各地方交通的情形也可想見了。

周易之外，筮筮的一種占術，是不大明顯的，我們除楚辭外已無從考見了。星占的一種占術，在周代當是有的。我們知道古代的天文家同時是含有神祕的占驗的技術，而爲通俗所迷信的。如左傳僖公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周內史叔與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荀子王制篇說“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策，主攘釋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僞巫跛擊之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說“文史星歷，近乎卜祝

之間”。可證古代的天文家同時是帶有占卜家的性質。又左傳記的星占的事，並可以證明，如下：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上舉五例，可見周代占星望氣的事實。洪範一書，雖不是箕子所陳，卻是周代的遺書。裏頭說的，休徵咎徵，以及“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都是含有星占家的見解，開後來洪範五行傳的先河。至於呂氏春秋的月令紀等，如孟春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等。這些時令的迷信，和洪範“日月歲時既易”的一些話相同，可見那時的星氣的占候的狀況。

三. 秦漢間至漢哀平前的占術及其哲學化

周易在秦時以卜筮書得存。到漢初尊崇孔子，抱遺書的，多依附於孔門以自重。

於是占筮的周易亦依附於孔門，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 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漢書儒林傳）一若傳統淵源，像煞有介事的。史記孔子世家說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漢書藝文志說道，

易曰，伏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這種“韋編三絕”，“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話，多麼好聽？大概是傳易的人，託古自重，以神其術，好比現在占卦的人，口念“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鬼谷先師……”一般。史記漢書根據這種傳說去記錄，當然是不可靠的。如果孔子是讀易 韋編三絕，爲什麼絕沒有向弟子提過，論語一書，亦絕沒有提過易的一字。古文論語“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陸德明經典釋文說“魯讀易爲亦，今從古”。可證魯論之文，明是“假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這和孔子“我學不厭”的話是一致的。占筮家改竄原語的解釋，而後來的古文承之，一誤百誤，而孔子遂成爲術士的信徒，而十翼因以盡歸於孔子。至說文王作爻辭，說更無根。爻辭說“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明是文王以後的事情。又所謂伏羲畫卦的說話，原於繫辭。以殷墟卜辭文字證之，知殷以前絕無卦畫。依託附會是卜師的能事，所謂伏羲，文王，孔子，作易，却原來沒有一點의痕跡。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的十翼出於秦漢之際，而秦漢以前的書絕沒有引過。當是這時期的出產品。歐陽修說“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易童子問卷三）這是很有見地的話。我們又知十翼所以依附於孔子的緣故，不是以他的占術，而是以他的哲學化的辭語。他的哲學化就是所以依託孔子，和得到儒家承認的原由。繫辭說道“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可見易的範圍，已由卜筮

方面而擴充到哲學的方面，真是要哲學化了。就十翼中看去，如乾卦，彖說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象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言說的“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這些解釋，很有哲學化的趨向。至於繫辭，說卦，序卦，簡直是說易的哲學。繫辭說的如“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說卦說的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仁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序卦說的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以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這可證周易是從占筮而到哲學化的。周易既從占術的一方面走入孔門，又有這種說易的哲學使他成為儒術化，得以高踞六經的首座而貌似師儒，從此卜祝之流，便居然是儒林之首了！然而易學一方面固然傾向於哲學化，他方面則仍然是受術士的影響而保存他的筮占的神祕的性質。如漢書儒林傳所說的孟喜，梁丘賀，焦贛，京房，高相的一輩，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諸喜”；梁丘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焦贛“獨得隱士之說”；京房“以明災異得幸”；費直“長於卦筮”；高相“專說陰陽災異”。（俱見漢書儒林傳）可知哀平以前的易學雖則是經過儒家化，然而很有人仍要保存他的占術的作用和神祕的性質。

上說占筮的周易經過一種的哲學化，此刻可以說儒學的術士化了。前說春秋的末期，頗有一些占星望氣的事實。到漢初的時候，這種占星望氣的學說，變為說災異的一派。董仲舒便是把春秋中記的星變日蝕諸事，都認為天意示警。這是不從占驗的說法，而看作天意的默示。這真是儒學的術士化了。他說，“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這種說災異的有意志的天道觀念便是星占學說的變形。後來的劉向便是極力提倡這種學

說。其次，夏侯始昌以齊詩，尚書教授，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他的兒子勝傳他的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昌邑王數出，勝諫以爲“天久不雨，臣下有謀上者”。（見漢書本傳）這也是儒學的術士化。他如翼奉治齊詩，主張用六情（貪，怒，惡，喜，樂，哀，）十二律（亥卯，子卯，寅午，巳酉，午酉，辰未，戌丑）說詩。宣帝命平昌侯王臨往學，奉奏說“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語邪人”。（見漢書翼奉傳）這種以時占人的邪正的方法，而用來說詩，真是儒學的術士化了。然而除陰陽五行的一派說災異而非純粹的占術外，案之漢書藝文志所記，則有下列三大類占術的書籍，今錄如下：——

一・著龜：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以上爲龜卜類。）

著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卷；易卦八具。（以上爲著筮類）

二・天文：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覽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祕記十七篇。（古代的天文學，近於占驗的方面爲多。上列的皆古天文學的書籍，大概大半屬於占驗。漢書藝文志說“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既然是說紀吉凶之象，則古代的天文即是星象占驗術又可見了。故全錄於上。）

三・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噓耳鳴雜占十六卷；禎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變怪誥咎十三卷。（這些占夢，相衣器，噓耳鳴雜占，等。可以見漢代占驗術的複雜了。）

上列三種，可證漢代占驗術的複雜，確是一個迷信占驗最利害的時代。下文更述哀平以後的時代，尤可以見占術，便是承接這箇時期而更進一步的。

四. 漢哀平以後的占術

上說周易的哲學化，又說儒學的術士化，到哀平以後，這兩種的潮流進行不止。當時的迷信達於最高度，在占筮之外，又出了許多不占的預言——即讖書。後漢書方術列傳序“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趣赴時宜者，皆馳騁爭談之也”。可以見當日的情形。圖讖書最著名的為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衍增，以廣其意。（隋書經籍志）然而當日的讖書，假託於古聖人，當日的人已發其覆，如尹敏對光武說，“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後漢書儒林傳尹敏）張衡上疏亦說，“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後漢書卷八十九張衡傳）和讖書同時出現而依託於古聖人的為緯書。隋書經籍志說“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七緯就是易，書，詩，禮，樂，孝經，春秋，等經的緯。而易緯又將周易及十翼的本來性質變化了。今傳的易緯八種：（一）乾坤鑿度；（二）乾鑿度；（三）稽覽圖；（四）辨終備；（五）通卦驗；（六）乾元序制記；（七）是類謀；（八）坤靈圖。易緯乾坤鑿度稱庖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為上下二篇。其偽託顯然。這些易緯都是陰陽家的說話，把周易重新做成一種的哲學和占驗的解釋。如易緯乾坤鑿度說的“太初而後有太始，太始而後有太素。有形始於弗形，有法始於弗法”。又如易緯乾鑿度說“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這是把易作成了一種的宇宙論的哲學。另一方面是將易作成了一種神祕的徵驗的東西，如易緯通卦驗所說的“凡易八卦之炁，驗應各如其法度，則陰陽和，六律調，風雨時，五穀成熟，人民取昌，此聖帝明王所以致太

平之術也。故設卦觀象以知有亡。夫八卦繆亂，則綱紀壞敗，日月星辰失其行，陰陽不和，四時易政。八卦氣不效，則災異烝臻，八卦炁應失常”。這是受星占術及洪範五行說的影響，在春秋緯裏表現最多，而易緯中卦氣的說法因之成立。如易緯稽覽圖亦都是這種卦氣說的解釋。易在這時既然有託之於庖犧，軒轅，蒼頡的易緯，而周易的本身，亦因王莽借用周禮以實行他的政治改革的極力向周公捧場之故，那時的周公位在孔子之上，而易的爻辭遂被稱為周公所作。後來的馬融易傳說“爻辭，周公所作”，（引見趙汝楳輯聞一）也就是哀平以後所起的稱謂。至於東漢的易注，有馬融，鄭玄，荀爽。李鼎祚說“鄭多參天象”，可證鄭玄的解釋已不能不受易緯的影響，可以見識緯的勢力，在當時易學上的關係了。

除緯在周易上發生很大的影響外，周易的占術在那時亦發生一種的變化，即由三百八十四爻，進而為二千八百一十六爻，即由 $64 \times 6 - 64 \times 64$ 。這即是從周易的占筮，進而為易林的占筮。易林一書，後來所稱為焦贛作的，但從易林一書細細考察，乃知易林確不是西漢人所作。一則漢書藝文志絕沒有提及這書；二則這書顯然含有東漢人的說話。今將這書所含有的內容細細的觀察，就可以見出這書，是哀平以後的東西：一

（一）這書所述春秋時候的故事二百三十餘條，大半出於左傳。左傳為哀平以後所出的古文，非在東漢古文左傳盛行後，不應有這樣的引用之多。

（二）這書往往用漢書中事。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舉的“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見日知錄卷十八）這些證據俱是很好的證例。

（三）這書亦有說及王莽間的事情。如明夷之蒙說的“諷德頌功，美周盛隆，旦輔成周，光濟冲人”。益之升，節之革亦大致相同，在哀平以前似不會有這樣的話。又如屯之泰說的“坐立失處，不能自居，賊破王邑，陰陽顛倒”。（四部叢刊影元本如此）似指王莽時王邑兵敗事。疑用當日的讖語。又如坤之大畜說“典冊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豫之蒙，大有之離，大過之大過，巽之明夷，中孚之悔皆同）蘭臺藏書，在東漢前不大顯著，而在東漢則成了最大的藏書處。這

條似是說經莽亂，惟蘭臺書得存，似可補史書之缺？

總上，可證易林一書確為哀平以後的占筮書。即不然，亦當是慢慢的積漸而成，而今本易林，斷非全部是哀平以前所應有的。東觀漢記說“沛獻王輔，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詔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易林震之蹇有這兩句。疑易林即周易卦林之簡稱，初無屬於焦氏的話。從東觀漢記看來，可證易林是在明帝永平以前的，其編集或始自光武時，由此逐漸加增，以成今本？有疑易林為漢崔篆作的，又有疑是許峻作的。案之隋書經籍志，則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易新林一卷，又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當與這易林無干。至後漢書崔駰傳說駰的祖父篆“著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祇是因為六十四篇相同，遂定易林為崔篆所作，尚欠確據。隋書經籍志除焦贛撰的易林六十卷外，又有周易占十卷，京房撰，注云，“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注云，“七錄云伏萬壽撰”；周易占一卷，張浩撰；周易雜占十三卷；周易雜占十一卷；周易雜占九卷，尚廣撰，注云“梁有周易雜占八卷，武靖撰，亡”；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林二卷，費直撰，注云“梁五卷”；易內神筮二卷，費直撰，注云“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亡”；易新林一卷，許峻等撰，注云“梁十卷”。這些易林的書，都是所稱為漢代的書籍。所謂京房，費直等西漢人的著作，以焦贛易林例推之，恐不免有哀平以後假託的東西？到現在祇傳焦氏易林一書，周易占及周易妖占間見引於開元占經，其他亦無從討論了。

其次，依傍周易而偽作的有連山，歸藏。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注引杜子春說，“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小同鄭志說“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為夏，殷，周”。周禮所說的三易，祇有周易是可靠，其餘連山，歸藏二易，在哀平以前都沒人說過，可證這兩書為哀平間的出品，依附周易而作的。桓譚新論說“王翁（即莽）好卜筮，信時日”（引見羣書治要），自然會產出一些依託于伏羲，黃帝的卜筮書。桓譚新論又說，“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八；末十二字，御覽所無，見北堂書鈔一百一）這些都是東漢以後的說話。漢書藝文志皆不著錄，其偽可知。後來的隋書經籍志不著錄連山，祇五行類有連山三十卷，云梁元帝撰。而唐

書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則又僞上加僞。案北史劉炫傳說“時牛宏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送官求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則連山之僞上加僞，更可證明。歸藏一書案之隋志，則已著錄，又說“晉中經有之”，雖無僞中之僞，亦可斷爲哀平以後的作品。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則歸藏爲模仿周易的作品，顯然可見。其書亦分六十四卦，中間祇換去周易的一些名稱，或改換次序的先後，如以夷（即坤）爲首，需爲溥，小畜爲小毒畜之類。至如連山則又用剝，復，姤，中孚，陽豫，游徙等名。皆附會杜撰的名稱，以求比別於周易。我們從殷墟甲骨的刻辭，知殷卜本無定辭，則知斷無同時可以有一種有定辭之筮。而且夏殷的筮，在哀平以前，絕沒有人提及，必待哀平而後，王莽信占筮之時，始出現連山，歸藏二書，其僞當可知了。至顧炎武，以左傳所說的筮辭，周易所無者，如“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等辭，爲三易之法，則又過信周禮之弊。不知周禮出現在哀平之間，和連山，歸藏俱有蛛絲馬跡的關係，俱是不能過信的。

其次，擬易而作的，有揚雄的太玄。不幸不見知於王莽。劉歆說他道，“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這種半占筮半哲學化的東西，附會於天文歷數，以求跨過周易。他又識得一些古文奇字，不惜以艱深文淺陋。但是他的筮法，是撰三策而筮。變易的一一，爲一一一一；變易的六畫爲四，稱爲方，部，州，家。漢書揚雄傳說，

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三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顯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攢，瑩，數，文，揲，圖，告，十一篇。

可以知太玄的內容。他既然用八十一家代周易的六十四卦，用七百二十九贊代周易的三百八十四爻。但是他的方法不能簡便於易，而辭又較易爲艱深。雖然附會於歷數，而無所依託於古帝王，劉歆說他是要給後人蓋瓿，這是很應當的。王莽不喜歡他的太玄，大概也是因此。他的解嘲說“默然獨守吾太玄”，真是騙人的話。他後來以甄豐

父子及劉棻獻符命，事發，從天祿閣自投下，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見漢書本傳贊）然則揚雄非甘守寂寞而要迎合王莽的意旨可見了。

上說的俱是周易和蓍筮的變化，至於漢代的龜卜，沒有說及。漢書文帝紀大臣迎立代王時，代王“猶豫未定，卜之，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這些說話，史記文帝本紀中有之，依崔適史記探源的考證，以爲文帝本紀是後人依漢書補的。我疑心這些話，是後來的傳說，不必文帝時實有其事？至如史記日者列傳說道“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崔適以爲日者列傳是妄人所續，則更不足據。竊疑王莽好卜筮，故龜卜的術，復盛於哀平之際？周禮所說的，固然有殷周的遺法，而白虎通裏的蓍龜一段，說道“卜，赴也，爆見兆”，“龜非火不兆”，尚可證那時的龜卜的法尚存。史記龜策列傳疑亦東漢人所作的，他的卜法，可以作爲漢哀平後龜卜的方法？他的兆的分別，就是分首仰，（正義“謂兆首仰起”。）足開，胎開（索隱“胎謂兆足缺也”。）首俛大（索隱“兆首伏也”）橫吉，等。殷虛書契考釋論鄭玄三禮注，以爲“一則曰‘士喪禮楚煇置于爇，在龜東，楚煇即契，所用以灼龜’。再則曰，‘以契柱爇火而獻之，契既然以授卜師’。其注士喪禮又曰‘楚，荊也。荊煇所以鑽龜者’。始誤以契與爇爲一物，鑽與灼爲一事。以鄭君之精熟三禮乃有此譌，此殷周卜法漢代已失之確證矣”。（殷虛書契考釋頁一〇九）或者龜卜的法，再出現於哀平間，至東漢鄭玄時又失其傳呵？

五. 魏晉南北朝至唐的占術

魏晉以來，最可注意的，就是周易完全脫離了占術的地位而成爲一種的哲學。蓋自東漢以來，說易的都不能無拘牽于五行及象數。如虞翻，管輅又都同時崇尚占術。到魏王弼始舍象數而專言義理。他的周易略例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道，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明卦適變通爻篇）他又說，“得意在

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意可爲其徵”。（明象篇）這種說話，都是要使易成爲一種純粹的哲學，離了卦象而說意義的。不特是如此，他還要把易做成了老子一派的哲學，最明顯的，他的周易注解觀的彖詞道：“統說觀之爲道，不以刑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之使百姓，而百姓自服”，又釋未濟的六五爻說道：“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約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要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賢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這又是拿易去說老子的哲學了。由此，王弼的注行，而周易遂新成了又一種的哲學。至唐孔穎達爲作義疏，用王棄鄭，周易于是離占術愈遠了。

周易既然一方面成了老莊的哲學化。後來，出現了一種周易參同契，就是燒丹的道士用來解作丹之意的。這書相傳是漢末魏伯陽所作。但是隋書經籍志不載，而始見於舊唐書經籍志，列之五行家，有後蜀彭曉注本，通志藝文略又列翟直躬，徐從事各注本。疑是出於唐代？這書多借納甲之法，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爲進退持行之候，後來言爐火者皆以是書爲鼻祖”。（四庫總目提要）可知周易這書真變化不測，又會成爲丹術化了。

周易既在別方面發生了哲學化和丹術化。然而在占術上亦是發生很大的變化。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每卦之下，注說八宮六世，如屯下注道“坎宮二世卦”蒙下注道“離宮四世卦”。這些八宮世應的說話和今傳的京氏易傳說的相同。但考之漢書藝文志祇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隋書經籍志，載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此外又有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周易飛候六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錯卦七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一時周易的著作，羣歸京房，然而都沒有說京氏易傳。經典釋文所引，亦祇說京房章句十二卷。沒說京氏易傳。即開元占經所引的京房易傳，祇說災異，和現存的京氏易傳不同。疑現存京氏易傳，非漢京氏所作？釋文引八宮世應的話，不知引自誰氏？今存的京氏易傳雖以易傳爲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宮，每宮一純卦，統七變卦，而註其世應飛伏游魂歸魂諸例。下卷首論聖人作易揲蓍布卦，次論納甲法，次論二十四氣候配卦，與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

子官鬼等爻，龍德虎形天官地官與五行生死所寓之類”。（四庫總目提要）證以漢書京房傳所說，祇不過說“其說長於災變，凡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其他京房對奏的話，與及開元占經所引，亦都是說及災異，絕沒有涉及世應飛伏的話。可證京房易傳非京房所作。但是其說見陸德明著錄，而未著何人；其書不見稱於隋唐志，到宋晁公武讀書志始紀之，蓋唐以前的易占法後人強託之京房的？這種易說就是後來錢卜法所從出的。宋項安世說，“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卽其遺法，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坼，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此後人務趨捷徑以爲卜肆之便，而本意尙可考。其所異者，不以交重爲占，自以世爲占，故其占止於六十四爻，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又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說道，“士冠禮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攷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李孟愷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坼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故唐人詩有‘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之句”。總之，周易的占術唐以前已發生了兩大種變化，（一）以某宮，一世，二世，三世，四世，遊魂，歸魂諸名釋卦；（二）以錢代蓍。

從六朝到唐，占卜術的發展很大。就隋書經籍志及新唐書經籍志的記錄，則知天文及五行兩類，所紀的書籍。關於占驗的特多。唐瞿曇悉達所集的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新唐書作一百一十卷，一百十一卷以下是八穀占及龍魚蟲蛇占疑是後人增附），尙存各種天文占書的面目，我們可以知道隋唐以前天文占驗的盛況。除了一些天象的說明，如張衡靈憲，王蕃渾天象注及渾天儀，渾天圖及昕天論安天論等外，大都是占驗的一些書籍了。隋書經籍志序說道，“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其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謫見於天，日爲之蝕。后德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侵犯，各有其應”。可見唐以前的天文，很不脫占驗的見解。例如隋志載的宋通直郎劉嚴撰的荊州占二十卷，據開元占經所引極多，如卷六，日月並出條下，引的說道，“日月並出，是謂滅亡，天下有國者亡”。又說“日月並見。是謂爭光，大國弱，小國強，不出三年，兵起歲惡，風雨不時”。又說“日月並出，是謂死喪，吏人會聚，以下凌上”。又隋志有

海中星占一卷，星圖海中占一卷，案開元占經所引海中占的話，如卷三十一熒惑犯心條引的說道，“熒惑犯心，天子，王者絕嗣。犯太子，太子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制”。又說“熒惑犯心，必有饑餓而死者”。又說“火守心，色赤，有兵，臣謀其主。黑，主死。白，謀臣有賜爵者。青，大人有憂”。

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兩唐志所記的五行一類的書籍，關於占驗的最多。約分之，則有：風角占，太一九宮占，孤虛占，逆刺占，鳥情占，災祥占，周易占，六壬占，破字決，龜經，雜筮占，十二靈棋卜經，占夢書，等。除周易占，現在留存的有焦氏易林一種外，現尚存靈棋經一種。隋志作“十二靈棋卜經一卷”，新舊唐志俱失收。宋史藝文志載“李進注靈棋經一卷”，文獻通考“靈棋經二卷”，龔公武郡齋讀書志說“漢東方朔撰，又云張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顏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鈔。歸來子以爲黃石公書，豈謂以授良者邪？按南史載‘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珠璣，金盃玉盃’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辭”。案今本李遠序稱會昌九年，會昌盡於六年，無九年，九字當是六字之訛。序說“凡集數十本，參而較之，去謬存正，備集於此”。則宋史所說的“李進注”，或是李遠的錯誤？又現存的靈棋經，有題晉顏幼明，宋何承天註；元陳師凱，明劉基解。案之隋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俱沒有說及顏幼明，何承天的註；唐寫本殘卷有顏淵曰云云，與今本所載顏幼明注大同，雖傳寫有異，疑俱出假託。劉基的解序，荆川稗編及明史藝文志都有說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爲“青田一註，獨爲馴雅，或實基所自作，亦未可知”？然而案南史所載客從南來的話，見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又有唐人寫本（王國維有唐寫本靈棋經殘卷跋）雖詞或微異，可證這書本出自六朝以前。他的占法，是用棋子十二枚，形圓。周尺一寸二分，厚三分，四書上字，四書中字，四書下字，背不書，一擲而成卦。面背相乘，共得一百二十四卦，加上純陰變，一卦，爲一百二十五卦。每卦皆有卦名，及定辭，如一上一中一下，名爲大通卦，昇騰之象，解說“純陽得令，乾天西北”。象曰，“從小至大，無有顛沛，自下升高，遂至富豪。宜出遠行，不利伏輜”。又詩曰，“變豹文成彩，乘龍福自臻。赤身承富貴，事事可更新”。這種占書，全是規模周易，及易林，很可見了。

其次，六朝到唐有杯珓的占卜。梁宗懷荆楚歲時記說，“秋社，擬教於神，以占來

歲豐儉”。注文曰，“教以桐爲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也。其擲法以半俯半仰爲吉者也”。（引并見演繁露，今漢魏叢書本無這條）唐韓愈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詩說，“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傾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可證杯珓到唐時已盛行。杯珓始自何時，不大可考。楚辭離騷說“索瓊茅以筵篳兮，命靈氛爲予占之”。王逸注說“蓍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筵”。後漢書方術傳李賢注引楚辭注‘說挺，八段竹也’。筵是折竹的占卜，疑卽是杯珓的起原？廣韻筴字說，杯珓，古者以玉爲之。宋程大昌演繁露說，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盃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略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爲二，有俯有仰，故亦名盃珓。盃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珓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教，現於此俯仰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說“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栲筴……以一俯一仰爲聖筴”。珓字，或作教，或作校，或作筴，皆是一物。程大昌演繁露有說明。筴當亦爲筴字的異文。杯珓的卜法，唐以前大概是沒有定辭。依韓愈詩，則擲杯珓後，由廟令老人識神意而定吉凶。那時是沒有定辭的。

六、宋明以來周易的變化和占術的發展

宋代的周易，因當日道教侵入儒家，及理學的發展，而發生很大的變化。邵雍的易學，原本於道家的陳搏，由偽河圖及洛書而演作先天後天及卦氣諸說，始將道士的話來說易。又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一書，有分秒直事之術。朱熹語錄說，“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綑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與易自不相干”。可知皇極經世，又將易附會化成了推步擇吉的東西了。

其次，周易到宋，又受了宋代的理學化。有偽託的關氏易傳，稱爲關朗作，中有理性義一章，可見宋儒借易以說性命的理的痕跡。又如程頤的伊川易傳，專去說理。如說乾卦道“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如解“嘉會足以合禮”道，“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這都是把

易理學化了，如“天即道”，“禮即理”，的話，都移入周易中了。到朱熹則一方面贊嘆程氏的“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他方面又承認邵雍的先天圖，以爲“直是精微”。這在後來的易學上發生很大的影響。

至如司馬光的潛虛，規摹太玄而擬周易。這種半占筮而半哲學的著作。其法如下：——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於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劫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又合蓍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於變之中，復爲細別也。（潛虛）

潛虛共五十二卦，每卦七爻，凡三百六十四爻，加元，餘，齊三爻爲三百六十七爻。如容淵卦初爻的變圖說“修而貴而，久而安而”。解圖說“修容有常，久則貴也”。容的二爻說，“葆首夷俟，不若遄死”。解說道“葆首夷俟，不可忍見也”，這些爻詞，都是含有格言的性質。真是太玄以下的嗣音。然而潛虛的辭雖美麗而法不通行，也祇有文人喜歡說他而已。

模倣潛虛而作的，則有蔡沈的洪範皇極內外篇。潛虛用 |，||，|||，||||，×，⊥，⊥⊥，⊥⊥⊥，十，洪範因之，但改十爲⊥⊥⊥。潛虛變易的上下爲左右，洪範亦因之。潛虛名 | 爲原，洪範亦因之。潛虛分占爲五，卽吉，臧，平，否，凶；洪範則分占爲九：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潛虛簡而洪範煩。潛虛有爻而洪範無爻，其小數卽用以當爻。洪範的八十一數，當是取資於太玄，而依託於洪範的九疇及洛書以自高其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沈作是書，附會劉歆‘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之說，借書之文，以擬易之貌，以九九演爲八十一疇，仿易卦八八變六十四之例也。取月令節氣分配八十一疇，用孟喜解易，卦氣值日之術也。其揲蓍以三爲綱，積數爲六千五百六十一，陰用焦贛六十四卦各變六十四卦之法也。大

意以太玄，元包，潛虛既已擬易，不足以見新奇，故變幻其說，歸之洪範，實則朝四暮三，朝三暮四，同一僞經而已矣”。今考洪範皇極內外篇有八十一首，每首有卦辭，有值日，如||原（一之一）。所值的日是冬至，蚯蚓結。卦辭說道，“原，元吉，幾，君子有慶”。下又分注八十一項的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這種占筮，真是易的支流，而却是附會於洪範上的。然而由此而後，又開“洪範”一派的占筮的法門。

其次，宋以來通行的擲錢占卦，有火珠林一種。文獻通考經籍志子部占筮類有火珠林一卷，宋史藝文志子部著龜類亦有火珠林一卷。朱子語類說，“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卻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今賣卜者擲錢占卦，盡用此書”。可知火珠林的一種占術，在宋已很通行。現在通行的百二漢鏡齋秘書四種內之火珠林一種，雖或不盡爲宋代之舊？而說占法，則全是用支干的配合。在易筮中，實是別出的一種。

從易占的變化，又產生籤占的一種方法，這法到現在也很通行。削竹爲籤，盛以竹筒，在神前搖出一枝，案其號次，檢取籤詩。籤詩的起源，究在何時，殊未可考。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說道：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爲戲。時多遜尚未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海客”。父見頗喜，以爲吉識，留籤於家。

這一段話，可證五代末已有籤詩。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有籤易一卷，提要說道，“明盧翰撰。翰有易經中說，已著錄。是書以六十四卦，加太極，兩儀，四象，進退，離合，大小，遠近，衍爲七十九數。易著策而用竹籤，每籤有辭，又各贅以贊釋，以擬易林，太玄，元包，潛虛諸書，實則方技者流，以錢代著之變法耳”。這易籤，也就是一種籤書。清初，大儒顏元出關尋父，沿路求籤，計經他求籤的廟，有關侯廟，城隍廟，東嶽廟。他到海州時，禱城隍，所得的籤，說道，“望渠消息向長安，好把菱花仔細看。見說文書將入境，今朝喜色上眉端”。（習齋記餘卷二，尋父神

應記)案這籤即關帝籤中的第九籤。或是舊有的籤書，別廟因而採用，互相抄襲，故此城隍和關帝的籤相同了。又顏元禱過的城隍廟，其籤詩有“團圓十五月光明”句，我在關帝籤及都城隍籤上找去，都沒有這句，可證同一的神廟，地方不同，所用的籤詩未必相同？我在廣州搜集得的籤書有十八種，大致如下：——

一. 籤數：二十 (呂祖藥籤一目科)

二十八 (土地籤)

三十 (康公籤)

三十六 (華陀籤)

五十 (竈神籤，上帝籤，三界聖爺籤，呂祖藥籤一外科)

六十四 (醫靈大帝籤，醫靈大帝藥籤，五顯華光帝籤，金聖侯王籤，
洪聖王籤)

八十一 (都城隍籤)

一百 (關帝籤，觀音籤，財帛星君籤，華陀藥籤，呂祖藥籤一男婦，
婦科，及幼婦。)

一百零一 (東嶽大帝籤)

一百零三 (天后籤)

二. 吉凶：關帝籤：大吉三，上上八，上吉一十八，中吉二十七，中平二十四，
中下一，下一十九。

觀音籤：上三十，中五十五，下一十五。

財帛星君籤：上上一，上吉三十四，中上一，中吉三十四，中平三，中
吉三十四，平吉一，平平一，下平四，下吉二十一。

以上是一百籤的，大都是中最多，而下較少，中，上，下幾乎要成為
等比的級數。最明顯的就是觀音籤，幾乎要成了中三，上二，下一的
情狀了。

東嶽籤：上上二十，上吉一十二，上中七，大吉十五；中中四，中平一
十九，中吉一，中下二；下下二十一。

這是吉倍於中與下。

天后籤：上三十四，中三十二，下三十四。共一百籤。另有頂魁，亞魁，都魁皆上上。

這是平均的分配。

看上所舉的都是一百籤的例。我們知道籤書裏吉凶的分配，大概是上中下相平均。或者是上或中較多。也有時上多則中少，中少則上多，大致是相差不很遠。無論籤的數目如何，總不會有很利害的變化。現在更將其他數目的籤舉例於下：

土地籤(二十八)：上八，中十，下十。

華陀籤(三十六)：上十五，中十二，下九。

三界聖爺籤(五十)：上二十二，中十二，下十五。一未明。

竈神籤(五十)：上上十二，大吉十；平安一，中平十二，中下七；下下十一。

上帝籤(五十)：上上十二，大吉十；平安一，中平十二；下七，下下十八。

五顯華光籤：(六十四)：上三十二，中十五，下十七。

金聖侯王籤：(六十四)：上三十五，中二十二，下七。

三。內容：籤書的內容，遠祖周易，易林，而卻是近倣靈棋經。如六十四籤的洪聖王籤，和金聖侯王籤二種，每籤的頂上，寫着“乾爲天”，或“天風姤”等名，真是周易的“告朔餼羊”了。靈棋經有象，又有詩，如第五十二姤長卦，四上一中四下，是多難之象。象曰“契闊離居，反復多阻。凡事不利，所爲不舉”。詩曰，“淹留歲月未能歸，事欲成時意轉非。老去窮愁因命蹇，勸君莫恨世情微”。在籤書上，便祇有詩一首，如關帝籤第六籤說道：“何勞鼓瑟更吹笙，寸步如登萬里程。彼此懷疑不相信，休將私意憶濃情”。又如觀音籤第五十二籤說道，“水中捉月費工夫，費盡工夫却又無。莫說閒言並亂語，枉勞心力強身孤”。但是這些籤詩，有時意義模稜，不可捉摸。在靈棋經便有附會成的晉顏幼明，宋何承天的註。又有元陳師凱，明劉基的解。我們且不管他的真偽是非，知道這些解釋是不可少的。籤書上便也是如此。如關帝籤及觀音籤也是需要許多的解釋了。解釋籤意，每用故事去比喻，如關帝籤第六籤是“相如完璧歸趙”。

第七籤是“呂洞賓煉丹”。觀音籤第五十二籤說“此卦貪求費力之象，凡事勞心費力也”。古人是“太白醉撈明月”。第五十三籤說“此卦龍吟虎笑之象，凡事順意有望也”。古人“劉備招親”。此外關帝籤的解釋甚多，有所謂，聖意，東坡解，碧仙註，解曰，釋義，占驗等。今錄關帝籤第三籤全張，如下：

賈誼遇漢文帝

占驗

一生赴考遺才占得此收錄應在衣
食自然生處有一句

第叁籤

衣食自然生處有
但能孝悌存忠信
勸君不用苦勞心
福祿來時禍不侵

甲丙 中吉

聖意

問名和利
訟財守吉
宜謹守平
富貴前定
能勞心力
事親待人
天必佑之
隨緣安分
心中無愧

東坡解

病有延遲
婚未宜遲
免憂疑
何須着
反致傷
動合無
有泰行
直道而
自然和平

碧仙註

自然和平

這籤的解釋，此外尚有解曰“此籤只宜守舊，不可貪求。但存忠直，卻得兩平。須以孝弟忠信爲本，自有福祿來成之應。若思強取強求，反招意外之禍。占者循理守分則吉”又釋義說道，“衣食自然，言衣食各有定分。生處有，言係人生命裏所載，不可強也。不用勞心，勸人安分；孝弟忠信，勸人務本。孝弟所以盡倫，忠信所以處事，如此爲人，自蒙上天鑑佑。福祿來成，言福集而祿臻，俯仰稱意，禍不侵，凡事有吉無凶也。全在修爲，不可背本，慎之”。這些解釋，或託之於古人，如東坡解。又或作爲人生的指導，含有勸善的意義，真有要將籤成爲哲學化的趨勢了！周易變而哲學化，也是從象，象，慢慢而出。這關帝籤，象，象都有了，就是缺乏一種繫辭呵！我們更看觀音籤，例如下：——

十四中籤：宛如仙鶴出凡籠，脫得凡籠路路通。

南北東西無隔阻，任君直上九霄宮。

此卦仙鶴離籠之象。凡事先憂後吉也。

解曰：任意無虞，路有亨通，隨心自在，逍遙如人。「古人」姜子牙棄官。此籤家宅不安；自身還愿；求財，交易合；婚姻，合；六甲，生男；尋人，見；田蠶，秋利；六畜，損；行人

，阻；訟，宜和；移徙，吉；病，設送；墳，吉。卯宮(太履卦)。

由上關帝籤的聖意，和觀音籤的解，可知通俗上所占的事情。關帝籤的聖意，

每籤都是解釋功名，財祿，訟，病，婚姻，行人，等的事情。在觀音籤的解釋裏，便都是說家宅，自身，求財，婚姻，生產，尋人，田蠶，六畜，行人，訟，遷徙，病，山墳等的事情。觀音籤下註的某宮，就是將一百籤分作十二宮，另有十二宮卦數註解。這種註解是把所占的事分類說明。各宮註解中皆分：家宅，自身，求財，交易，婚姻，六甲（即生產），行人，田蠶，六畜，尋人，公訟，移徙，失物，疾病，山墳，十五大類。每類皆有解釋，並附一詩。如卯宮家宅說道，“香火冷落，宅神無氣，或得兩姓同住，吉。可向佛前作福，有舊愿，可還，吉。宅神無氣不扶持，香火冷落在塵泥。要將石器除遷去，門庭方吉免招非”。從這可以見到他的一斑了。觀音籤的解釋，既然是需要分宮的分類檢查，當然是不大方便，因此稍後出的籤書，便檢直的分類分籤了。如土地籤，上帝籤，三界聖爺籤，東莞的洪聖王籤，康公籤，便都是分類取籤了。三界聖爺籤和上帝籤是分八類的，即是自身，謀望，家宅，婚姻，失物，官訟，行人，占病。各皆有詩。康公籤是分十類的，沒有行人，加上耕種，山

水 北 康 帥 府

謀望第十一簽

三唱雞鳴可趣途

從教龍吐有明珠

若知際會般般合

金榜題名大丈夫

解曰

求謀大利

財祿亨通

光景榮華

題名金榜

六甲第五

紫白紅黃有數般

嶺頭冶豔可人歡

山花不是忘憂草

莫作宜男一樣看

解

這樣虛花

終無結子

曰 叩拜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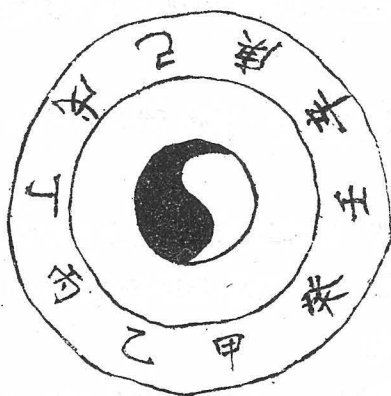
保佑添喜

墳，六甲三類。土地籤是分十四類的，有行人，又加上子媳，功名，求財三類。皆各自爲詩。東莞的洪聖王籤，和佛山的不同，我得有六甲籤一種，不知此外又有多少類。今將東莞的康公謀望籤和洪聖王六甲籤各一張印在上面：最奇的佛山印的洪聖王籤，書面“波羅原本”的，每籤除詩及分類的解釋外，首列着占卦的支干和世應的話，如第三籤是天山遯，下面寫着，

壬戌 土	壬申 金	壬午 火	丙申 金	丙午 火	丙辰 土
、	、應	、	、	八世	八身
父母	兄弟	官鬼	兄弟	官鬼	父母

這些東西，也狠象周易，有着火珠林的占算法一樣，又佛山的洪聖王籤除聖解外，分十七類解釋，就是天時，自身，功名，婚姻，六甲，家宅，風水，行人，出行，謀望，官訟，求財，患病，失物，田蠶，尋人，小兒，這是最多的一種分類，

然而籤占的方法，有時可以用錢代籤，今將關帝籤上的以錢代籤圖記在下頭：



說明：將錢十文，塗紅一文，自甲乙順鋪二次，硃錢初值甲，次又逢甲，是甲甲，即第一籤。如前列的關帝第三籤“甲丙”二字，即備以錢代籤的方法去檢取的。或將十天干書十籤，求二次亦可。

占卜中最奇怪的，便是病人占藥方了。醫靈大帝及華陀皆是除普通籤外，另有藥籤

。呂祖的藥籤更分男科，婦科，幼科，外科，目科五種。這真是最誤人的西東了。醫靈大帝藥籤藥的分量最輕，有時是無關重要的，如三十一籤是“神茶聖水，明日又求籤”。又三十四籤“青布五寸，茶葉二錢”三十六籤“杏仁二錢(炒黑)，龍口茶一盅”等是。華陀藥籤更奇怪了，如二十三籤“人乳一錢，陳米一勺，水煎服”。二十四籤“男用女帶，女用男帶，貼肉者佳，煎湯服”。二十九籤“用水大浴，自頭至足，洗浴三次，自調多福”。六十二籤，“樑上塵一錢，黃酒一盅，煎透服”。七十籤“閨女拭經布，

煎湯熨患處，洗好爲度”。這真是巫的欺詐取財的技倆。呂祖籤分男，婦，幼，外科，目科五種，較爲有分別了，應用通套的湯頭了，如男科第八十五籤，“戒氣戒惱，百事無愁。靜守甘露，保爾無憂。薏仁二錢，桃仁二錢，茯神二錢，澤瀉二錢，花粉一錢，吳茱萸七分，天門冬二錢，草節一錢，水二碗煎至一盃。五劑”。婦科九十七籤，“野樹無霞欲斷光，青山黃葉永飄颻。無非借此嵐中意，笙吹歌舞送湘洋。茯苓二錢，陳麥草二錢，元參二錢，花粉一錢，知母一錢，紅花一錢，桃仁一錢，杏仁一錢，甘草一錢，三劑再禱”。呂祖的藥方，看來是稍爲懂得一些醫術的，故此有男，婦，幼，外，目的五種分別了。然而這是巫道的誤人，也就是實用占卜的害處。

杯珓的起源，在唐代已通行了，但吉凶是沒有定辭的。由籤詩的通行，而卜珓也有詩了，如現在的觀世音籤附有觀世音菩薩靈杯圖，分杯珓爲二十八首，各有繇辭。又如天后籤附的杯筊辭有二種，載在天后聖母聖蹟圖誌後的分二十七首。附在天后籤上的分二十五首，又另擲兩次的杯筊辭有十一首。聖蹟圖後的杯筊辭，如陰聖聖，（下吉）說，“扁舟泛五湖，臨去又趨迴，生計彼時有，誰知做隱儒”？又陰陰陽，（中平）說，“欽差出雁關，歷遍萬重山，此志雖無二，回朝髮已班”。這又是和籤詩相同的了。

模倣靈棋經而和籤詩同一樣的性質的，有牙牌神數，用牌三十二張，共有一百二十五卦今將他的方法及卦辭列下：

歌訣：全副牙牌一字排，中間看有幾多開。連排三次分明記，上下中平內取裁。

開數：不同（六開）五子（五開）合巧（四開）分相（三開）馬軍（三開）對子（三開）

么二三（三開）二三靠（三開）正快（一開）

占法：十二開以上爲上上，十開十一開爲上中，八開及九開爲中平，五開至七開爲中下，一開至四開爲下下。如遇一開俱無，須虔誠禱告再占。

卦辭舉例：上上 中下 中下

洛陽錦繡萬花叢，爛漫枝頭不耐風。三五月明時更過，夕陽西下水流東。

解曰：樂之極矣悲將至，謀望將成終屬空。縱然巧計安排好，猶恐相逢是夢中。

斷曰：青天一鶴，燕雀羣起。君子傷哉，小人衆矣。貴者有權，周而不比。

數當盛則以一君子去衆小人，若當叔季之世，則恐衆人讒害君子，當審時也。

。上數上上，一鶴之象，亦貴者之果。

此外又有金錢卦，又名諸葛金錢神數，將金錢五枚，用手搖亂，將錢自下而上排於桌上，觀其上下面背之象，共得三十二卦，他的卦辭如下：

第四卦 潤下卦 㷀 㷁 㷂 㷃 㷄

船泛江湖內，門邊獲寶珍。更宜進大用，禍散福歸來。

憂心頓改所求昌，十分倍利福門開。好事成喜得大吉，合家康寧永無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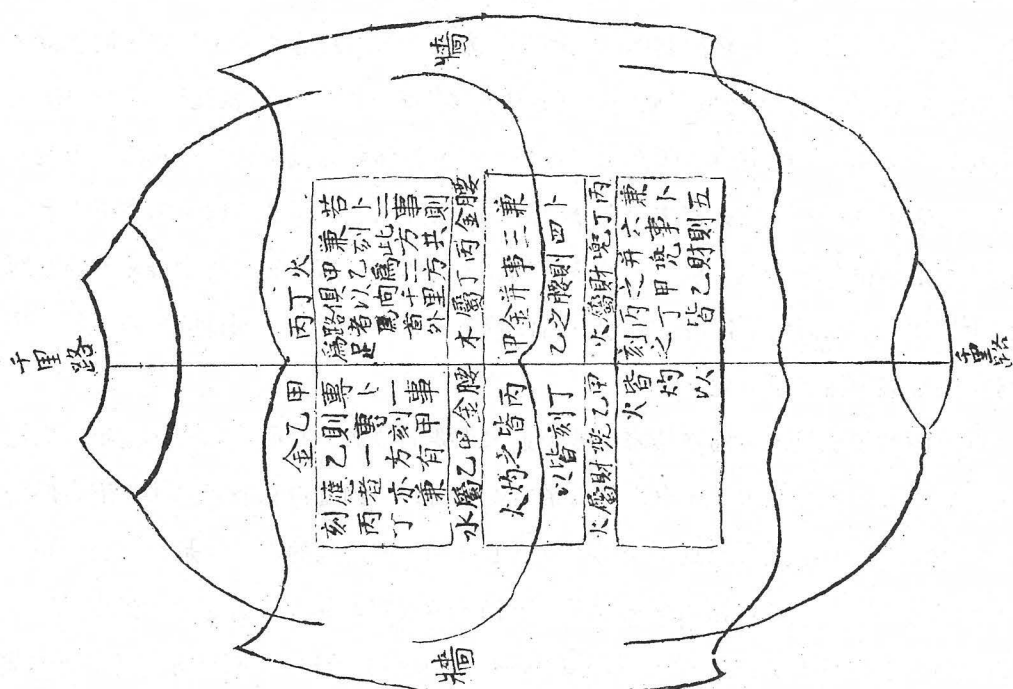
斷曰：行事得利 謀事可成 占訟和吉 求官得位 占病可好 求財八分

六甲生男 朝覲得意 婚姻成吉 尋人得遇 走失近見 考試稱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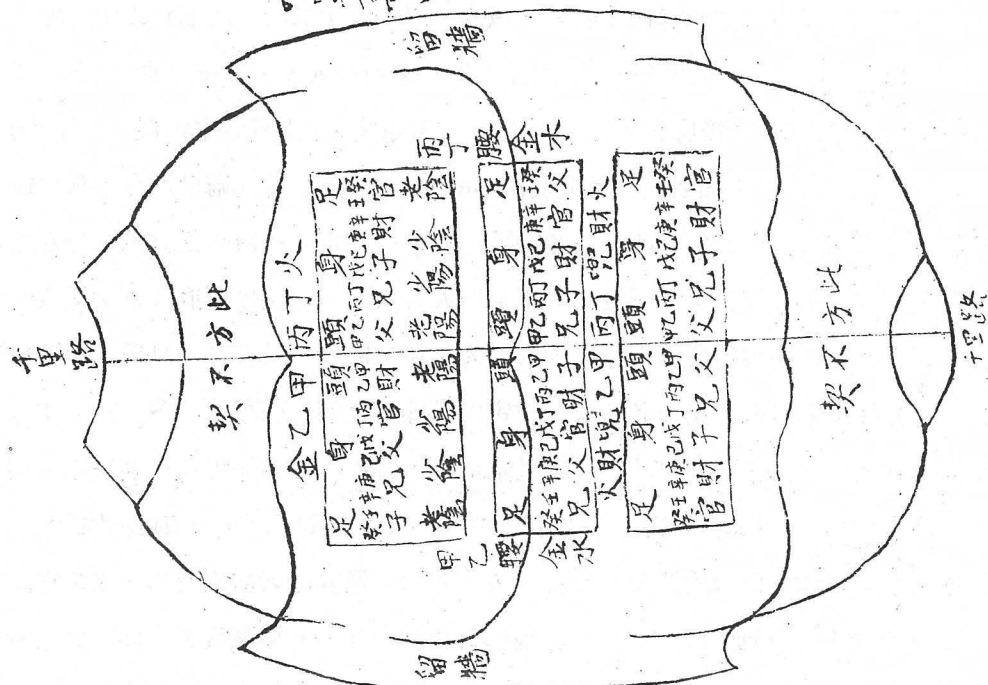
交易成吉 行人有信 家宅吉慶 移徙大吉

以上說的卜法，皆是周易以後的支流餘裔。至於龜卜的事，隋志僅載龜經一卷，註說“晉掌卜大夫史蘇撰。有史蘇龜經十卷，梁龜決二卷，葛洪撰，管郭近要決，龜音色，九官著龜序各一卷，龜卜要決，龜圖五行九親各四卷，又龜親經三十卷，周子曜撰，亡”。又另有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舊唐書有龜經三卷，柳彥詢撰；又一卷，劉寶真撰；又一卷，王弘禮撰；又一卷，莊道名撰。（四庫提要卷一百九卜法詳考下提要說“舊唐書絕不載及龜卜”，太失考了。附記於此。）新唐書藝文志有孫思邈龜經一卷，又五兆算經一卷，龜上五兆動搖經一卷，和舊唐書所記不同。文獻通考有靈龜經一卷，引譚氏曰，“史蘇撰，論龜兆之吉凶，崇文日三卷”。宋史藝文志自史蘇五兆龜經一卷以下，共有十九部。大半是輾轉依託的，今俱不存。四庫全書存目中有元陸森撰的玉靈聚義五卷。提要說“所述皆龜卜之法。其曰玉靈者，案史記龜策傳祝龜之詞，有玉靈夫子語。司馬貞索隱謂尊神龜而玉之，其名當取此義也。第一卷，全錄徐堅初學記龜部故實，詩文對偶之句。第二卷全錄龜策傳。三卷以下，乃及於圖式訣法。詞旨鄙俚，不出術家之習”。（卷一百十一）這書中山大學藏有鈔本。清雍正間，胡煦著有卜法詳考四卷，於古龜卜的事實，頗能推究其真相，羅振玉先生殷虛書契考釋盛推之。這書卷一列周禮尙書的所言龜卜的事而加以考證。次列史記龜策傳。次列龜經。吳煦論道，“古傳龜經，不知誰氏所作，與史記大同小異，更若簡便，又與外兆圖相類，然亦互有出入。至所列腰金兜財，又與吳中之卜，分子父財官者相同，俱兼日

月而論。可知吳中之卜，自古流傳，亦必各有所據，非泛然者也。三書之中，皆分身首足而論。大約身者，事之幹也，貴平直而剛健；洪潤明淨者，吉也；或摺折乖違，衰拘枯朽，及夾絲拖墜，縱橫促漏，皆凶也。首者，事之始也，首平直高昂，回直有情者，吉也；忌渾蒙瀝滲，低伏臨野，及俛垂戴白者，凶也。足者，事之終也，開豁發揚浮脫，陽之類也，動象也；胎帶落滯，陰之類也，靜象也。宜動宜靜，各在所喜，故吉凶亦異。枝生於上下者也，首身足皆有之，然亦有宜不宜，因事而論可也。又有內己外人內男外女之分，史記多言之”。這段所論，頗能把龜策傳，龜經，及吳中卜法三書所說的相溝通。卜法詳考卷二，列全氏三圖，次列楊時喬全書新定龜卜辨，次列龜卜繇。全氏三圖附會的去說周禮，一方位圖，即說開龜的四兆；二兆頌象圖，即說太卜三兆之法；三外兆圖，圖缺，而全錄史記龜策傳。這書出全氏賜，龜卜辨以爲未知所從來。吳煦說“全書本文，全用生龜，與史記龜經異”。則知全氏書大都附會爲之，不是有確見的。楊時喬的龜卜辨用生龜之說，無大足述。龜卜繇則吳氏彙集古龜卜之故事。卜法詳考卷三錄吳中卜法。分說選龜，攻龜，灼契，占龜諸法，即吳中卜者所傳，頗足用以作考證古龜卜遺法的參考。下列玉靈祕本，吳煦說道，“此吳中俗卜也，其書不免鄙俚，然其觀兆之法，與三兆略同。其上下俯仰首尾之象，亦與史記龜經相似，或者先聖所傳之遺制，猶未盡失也”？案玉靈祕本所以辨龜兆的方法，說道，“龜板之部位，正中一線，自下而上直出者，名曰千里路。其橫出者五文。上一文斜出而抱首，即前所云冲天而爲王者。上一文斜出而抱尾。其中之直者僅三文耳。三文之中有二方，皆可刻劃，東曰甲乙，西曰丙丁。正中一方，旁連兩牆，名曰腰金第一。直文之下，腰金之下，其橫方而平者名曰冲天。凡占，此方爲驗。如只一事，則刻甲乙之左方而占之；二事則并刻丙丁之右方而占之；三事則占腰金之甲乙；四事則占腰金之丙丁，皆刻之；五事六事，則並腰金下之橫方，名曰兜財者，而皆刻之矣。其刻必方之，故謂之方”。今將書中所擬的龜板圖列下：



唯中二方可也



他的卜法，就是“欲卜之時，先以刀刻方形於甲乙丙丁之上，去其外膜，然後覆轉對其所刻之方，灼之以火，以觀其坼”。觀象的方法，頭高足落的兆，如丿，便是說，“甲乙頭高兼足落，始勤終懶事難諧。更若身宮多窈窕，難成易退細推排”。又頭伏足起的兆如乚，或乚，說道，“頭直足直身震動，更帶昏蒙邪氣干，頭伏足起人來速，老陽主哭老陰安”。又玉靈祕本內有分類詩斷，所分的類，便是晴雨，陽宅，陰宅，婚姻，求財，田財，春蠶，求官，胎孕，詞訟，捕盜，疾病，等。可知後來的龜卜所占的事情了。卜法詳考卷四說的是龜卜古法彙選，皆術士所傳，同樣的可以詳知近代的龜卜的變遷，這裏不詳說了。

此外附會於五行之說而在後來占術上狠占重要的位置，有所謂六壬，遁甲，太乙，總稱為三式。六壬的占法，有出於黃帝玄女的傳說，固屬無稽。但隋唐志五行類中六壬一類的書籍，已頗有紀錄。今俱不存。其法和宋明以後的占法，是否完全相同，亦不大可考。文獻通考經籍考中載六壬書五種，常陽經一卷，引晁氏曰“崇文目題曰黃帝式用，蓋六壬占卜術也”。又六壬要訣一卷下，引晁氏曰，“未詳何人撰，隋志載六壬之書兩種，金鑑密記及五代史記頗言其驗，今世龜筮道息而此術獨行”。六壬課鈴一卷，下引晁氏曰，“未詳何人所纂，以六十甲子加十二時，成七百二十三課，三傳入神，以占吉凶”。又玉關歌一卷，引晁氏曰“不題撰人，六壬課訣也”。又六壬翠羽歌一卷，引陳氏曰，“後唐長興中僧令岑撰，錯誤極多，未有他本可較”。六壬洞微賦一卷，引陳氏曰，“不知名氏，瞽卜劉松年所傳”。可證宋時其術已通行。到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所列有八十三家，雖存佚並錄，亦足以見其盛。清四庫全書總目惟取六壬大全一書，其他概入存目，提要說，“不著撰人人名，卷首題懷慶府推官郭隰校，蓋明代所刊也。……是書總集諸家遺文，首載入手法，總鈴，及貴神，月將，德煞加臨，喜忌，旁採唐宋以來諸論，若括囊，雲霄賦，課經之類，而緯以心鏡，觀月諸篇，採撮頗為詳備”。遁甲一類書籍，頗見於隋唐志。文獻通考有遁甲萬一訣一卷，引晁氏曰，“題云唐李靖所纂黃帝書。按遁甲之書，見於隋志凡十三家，則其學之來，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推國家之吉凶，通其學者以為有驗，未之嘗試也”。遁甲的占法，大概尤注意於兵，其術的自以為精在超神接氣置閭之間。就是利用時日節氣及閭年的差異，以為占驗的。遁甲或稱為奇門遁甲，或祇稱奇門。四庫書目

中有遁甲演義，存目中亦列有多種。太乙一類，案之隋志有太一飛鳥歷及太一式雜占等書，唐志亦有太一歷，太乙飛鳥歷等。文獻通考僅有太乙命訣一卷，引陳氏曰“稱袁天綱，妄人假託”。四庫總目中有太乙金鏡式經十卷，提要說“唐王希明撰。希明不詳其里貫，以方技爲內供奉，待詔翰林，是書乃其奉勅所編，見於新唐書藝文志，故書中多自稱臣。而其間推太乙積年，有至宋景祐年者，則後人已有所增入。非盡希明之舊也”。黃宗羲易學象數論卷六太一篇說道，“太乙，緯書也，蓋倣易數而作。……法以八將推其掩迫囚擊開格之類，占內外災福，又推四神所臨分野，占水旱兵喪，饑饉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遊二限，易卦大運，占古今治亂，天下離合。如遇凶神陽九百六交限之際，卦運災變之限，大數凶者，其凶發於八將掩迫囚擊開格之年；如遇吉星所會之分，卦象和平之運，非陽九百六交限之際，大數吉者，八將雖有掩迫之類，其災不發”。我們可由此以略知太乙的內容，到明胡翰依太一法而著衡運論，列十二運。推明皇帝王霸的升降，其法亦怪異不經。（衡運論，易學象數論及吳照的周易函書約存皆附著之。）總之，六壬，遁甲，太一的三式，俱是從五行，支干，星歷的推度而衍出。其起源或在唐宋以前，而其術也都與火珠林的占術相近。變本加厲，破碎支離，多有不可究詰者，故總記在這裏，以備參稽。

其次，占卜上有測字的方法，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是否如近今測字的一般，已不可考。今世流傳有託稱宋邵康節梅花觀梅拆字數，五卷，又名梅花易數，將事物的屬類，分隸於八類的卦名，並爲五行的分別。又將筆畫的偏旁的分別附會於五行支干的解釋。通行的又有測字祕牒一書，爲程省所著，附會牽強，因以構成他的方法。如這書後附的至理測法中第一條解欠字，說道，“一人書欠字，問六甲。余曰‘明日生男。決非首胎’。時十月初十。至次日，果生男，其人復問字理。曰‘欠加兩點爲次，故知非首胎。加土爲坎，坎，中男也，故知生兒。初十來占，加十一在旁，成坎，則今日當產無疑矣’”。這樣捏造的例，有五十三條，以神其技，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一斑了。

七·雜卜術見於書籍的記載而無甚足稱者

一. 鷄卜及鷄卵卜：鷄卜的起緣甚早，漢書郊祀志下說道，“是時既滅兩粵，粵人

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顏師古注引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說道，“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股骨上自有之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史記武帝本紀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說道“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之雞殺之，拔兩股骨洗淨，線束之，以竹筴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筴端，執竹長祝。左骨爲儂，儂我也；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細竅，以細竹筴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餘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煮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農人吉凶”。（鄭露亦雅有雞匠，卵卜二條，略與此同。）吳處厚青箱雜記說，“元豐中，余任大理寺丞，斷嶺南奏案。韋庶爲人所殺，疑屍在潭中，求而弗獲。庶妻何，以鑊就岸煮雞子熟，剖視得儂。韋全曰，雞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儂者，其兆如何也”？蔡條鐵圍山叢談說道，“雞卵卜，其法先祭鬼，乃取雞卵墨畫其表，以爲外象。畫皆有重輕，類分我別彼。易卦所謂世與應者。於是北面詔鬼神而道厥事，然後誓之。投卵鑊中，熱則以刀橫斷雞卵。其黃白厚薄處爲內象，配用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與否。凡卜病人行人，雅殊有驗”。唐段公路北戶錄說道，“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鄭露亦雅卵卜條說，“獐人卜葬，請雞匠祝神，以卵投地，不破者（一本云不破者吉，無下六字）如獲滕公之碑”。以上諸說，可知雞卜之外，又有卵卜種種：一看卵的白之厚薄；二視有黃無黃；三視投地破不破。

二.虎卜及狼卜 博物志說道，“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有人畫物上下者，推其奇耦，謂之虎卜。狼卜，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所在，獸之所在也。故古之造式者，木取槐癭棗瘤，而以狼牙爲柱，取其靈知也”。

三.扶箕 俞樾曲園雜纂裏小纂露說道，“夷堅志沈承務紫姑一條云，‘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按此即今之扶箕也。或作扶乩，非是”。扶箕通作扶乩，又名紫姑卜，宋明以來，頗爲通

行。明楊慎升庵全集有紫姑仙詠櫓詩一條，又有箕仙筆詩兩條。他說，“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韻，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可見扶箕術舊日通行的情形了。

四.茅卜 宋周去非嶺外代客說道，“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即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娘，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摺，自茅之中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窠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幕當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蹈斷卦矣。余以爲此卦，即易之世應揲蓍也。嘗聞楚人蓍卜，今見之”。

五.祝竈及鏡聽：廣語有說祝竈及竈卦二種，說道，“永安歲除，婦人置鹽米竈上，以碗覆之，視鹽米之聚散以卜豐歉，名曰祝竈”。又說道，“除夕，置水釜旁，粘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視木端所向以適其方。又審何聲氣以卜休咎，名曰竈卦”。（並見鄧淳嶺南叢述所引）案明林紹周纂輯及林維松重編的三台便覽通書卷十四有所謂鬼谷先生響卜法，和竈卦大同小異，說道，“竈者，五祀之首也。吉凶之柄，遂歸所主。凡有疑慮，候夜稍靜，掃洒爨室，滌釜注水令滿，以木杓一个，頓竈上，燃燈二盞，一置竈腹，一置竈上，安鏡於竈門邊，叩齒祝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敢爇信香，昭告於司命竈君之神。切聞福既有基，咎豈無徵。事之先兆，惟神是司。是以某伏爲某事，衷心營營，罔知攸指，敢於靜夜，徙薪息爨，滌釜注泉，求趨響卜之途，恭俟指送之柄。情之所屬，神實鑒之，某不勝聽命之至’。禱畢，以手撥鍋水令左旋，執杓祝之，曰‘四縱四橫，天地分明，神杓所指，禍福攸分’。祝畢以杓置水，任其自旋自定，隨杓所指，抱鏡出門，不得回頭，密聽旁人言語，即是響卜。事應後，不得言之。或杓指處無路，則是有阻，宜再占之”。這是本於鬼谷子“元旦之夕，洒掃置香燈

於竈門，注水滿鑑，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引見秦嘉謨月令粹編）又熙朝樂事，“除夕更深入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見同上）竈卦或響卜又名鏡聽，元伊世珍瑯環記說“鏡聽咒曰，‘並光類儻，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神竈，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咒七遍，出聽人言，以聽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

六.羊卜 宋沈括夢溪筆談說道，“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者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點主客勝負。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羊骨卜，夷人食穀，於膊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丫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村集謂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藝海珠塵本）可知羊卜舊日通行於我國西北部。

七.卜歲 鄭露赤雅有卜歲一條，說道，“歲首郎火以土杯十二，貯水，按辰布列，禱之，經夕啓眎，有水，則其月不旱”。

八.和鵠卦 李調元粵東筆記（即函海中的南越筆記）說，“相思仔仔，一名巧婦，即焦鵠，詩所謂桃蟲也。因桃蟲而變，故其形小。性絕精巧。以茅葦羽毳爲房，或一或二，若鷄卵大。以麻髮懸繫樹枝，雖大風雨不斷。久畜之，可使爲戲及占卦，名和鵠卦。其身小，其曰相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紅黑相間如紅豆。紅豆者，相思子也”。案現在廣東尙有和鵠卦一種，將干支寫成若干卦，捲成小紙條，使和鵠啄取一條，即以占其休咎。

占卜的方法，此外當更多有，其術蓋不一，常有因時因地而不同的，北戶錄說道，“愚又見卜者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西藏記說道，“西藏占卜之術不一，有等喇嘛以紙畫八卦，書番字而占者；有以青稞掛卦，抽五色毛線而占者；或數素珠而占著；或畫地而占者；或燒羊骨，或看水

碗，種種不一。然亦頗有驗者。大抵在所學之精淺耳。婦女亦有會者，不能悉述”。
(龍威秘書本)又如識占的流變，又有推背圖，燒餅歌等書。總之，占卜的事，出於迷信的心理，而術士即利用一種事物的分別或變異，以爲占驗，以滿足這迷信的心理的要求。即中國古傳的易經，其起因也不過如此。然而層層覆蓋，部障日多，與時代的思想相推移，而本來面目，遂終於不易見出了！